

[日] 青山七惠 著

快乐

岳远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 青山七惠 著

快乐

岳远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乐/(日)青山七惠著;岳远坤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

(青山七惠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422-7

I. ①快… II. ①青… ②岳…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3495 号

KAIRAKU

© Nanae Aoyama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字:09-2014-245 号

快乐
快乐

[日]青山七惠 著
岳远坤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吴建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建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5 字数 110,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422-7/I·4524

定价:3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85155604

等船的人们肌肤潮红湿润。

现在是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开往岛上的小型船码头混乱拥挤。冒着汗的大大小的身体挤满了乘船口前面的道路，长长的队伍弯弯曲曲向前延伸。戴着袖章的工作人员毫无章法地大声喊着，引导大家排队上船。其间，游客们又从旁边机场的航站楼不停地拥向这里。

坐了十三个小时飞机来到这里，耀子与丈夫并排站在队伍的中间位置，受不了这里的喧嚣和耀眼的夕照，她闭上了眼睛。周围的噪音似乎被卷入外部光线，很快便变得模糊不清，消匿在眼皮下的阴暗当中了。然而，过了一会儿，这些声音当中，唯有旅行箱的轮子摩擦炽热的柏油路面的声音竟逐渐变得清晰响亮起来。仔细听，那就像是从大海深处悄然传来的水声。偶尔有飞机从空中飞过，轰隆隆的巨响将一切声音淹没，只有那水声在她内心深处静静地回响不绝。

远方海湾中的海浪在夕阳中摇荡，就像燃烧的透明火焰。一艘小型船从那边开了过来。人群中发出一阵低低的唏嘘声。耀子睁开眼睛，看到乘船口的旁边站着一个肤色浅黑的男子，抱着胳膊站在那里，一脸高兴的样子。他拿起落在地上的缆绳，然后便插在了耀子和她身后的一个老

太太中间。“Next ship!”老太太戴着一条花围巾，低声喊着表示抗议。满是皱纹的脸变得扭曲。在他们身后，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银光闪闪的机场航站楼。被疲劳和绝望折磨的人们的脸孔，就像是从几十年前就一直站在这里的雕塑。

船开动之后，摇晃得厉害，耀子很快开始晕船。

发动机发出夸张的响声，仿佛要刻入码头的岩壁一般。船上的乘客纷纷皱起眉头，不再说话。船在茂密丛生的水草间慢吞吞地向前行驶。天气很热。温润的海风不停地从窗户吹进来，因热气而变红的人们的肌肤更加湿漉漉。堆满了旅行箱的甲板上，年轻的乘务员默默地嚼着口香糖。他们偶尔回过头来，遥望被囚禁在不快当中却无从反抗的那些乘客，舔一舔他们那像鞣过的皮子般薄软的嘴唇。

恶心呕吐的感觉不断上涌。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耀子紧紧地盯着坐在对面的两个少女。船上，只有这两个少女自刚才开始便一直脸贴着脸，小声说着话。她们都穿着低胸紧身T恤，但是从细长的脖子到小腹部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曲线。大概有八九岁的样子。不过，这个国家的少女都比较早熟，因此实际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其中一个肤色黝黑，黑色髻发垂到腹部，脖子上戴着一根十字架项链。她的指甲染成了蓝色，正在把玩十字架，时而拧一下金链儿，时而得意地将项链衔在嘴中，其间仍

在不停地说话。另外一个少女皮肤白皙却满脸雀斑。每当她随声附和，在脸庞周围摇摆的金发便宛若浸润在荧光灯的光线里，近似于白色而非金色。她的脖子上没有可供她把玩的东西，像棉花一样柔软的耳垂成了她的玩具。

“没事吧？”

慎司将脸贴近裸露在潮湿海风中的耀子耳边，努力让自己声音盖过发动机的声音，大声问道。

“没事。”

看到丈夫额头和鼻子下面布满汗珠，用一种调侃的眼神看着自己，耀子便朝向他，夸张地清清喉咙，将积留在口中的酸酸的唾液咽了下去。呕吐的感觉完全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了。

“马上就到了。”

慎司轻轻地握住耀子的手。她任凭他拉着自己。

船剧烈摇晃，溅起温湿的浪花，濡湿了低着头的耀子的脸颊。她抬起头来，看到明亮的翡翠色波浪对面有一个扁平的小岛，被褐色的岩壁包围起来。丈夫告诉她，那个小岛叫做圣米凯莱岛，上面全都是墓地。对面的两个少女互相捏着对方从短裙中伸出来的像管弦乐器一样的大腿，嗤嗤笑着。

“下了船休息一会儿吧。酒店就在旁边……”

慎司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打印纸。印刷

出来的地图上，有一个用黄色的荧光笔做的标记。

耀子仰起头来，闭上了眼睛。

关键的事，都还没有开始——

加布里埃尔酒店面朝造船厂附近的沿海路。

下了船之后，慎司拖着两个人的沉重行李箱，跟在妻子后面。刚才还脸色苍白、痛苦地紧闭双眼的耀子，刚一落地便目不斜视地朝酒店的大门走去。不知什么时候，被潮湿的海风吹乱的头发已恢复了光泽，整齐地垂下，在细长的脖颈处描绘出规则的曲线。酒店的前台，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子将房间的钥匙递给他们。

“好累啊。”

丈夫一屁股坐在大床的床沿上，说道。她没有理会，自顾自地打开行李箱的锁，取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挂在衣柜里。整个动作完全是机械性的，干脆利落，看不出半点长途旅行的疲惫。然后，她脱掉衣服，走向浴室。

沐浴液不起泡，耀子也不着急。

她想要的是那种在打开水龙头的瞬间喷薄而出的热水，能在疲惫浮肿的肌肤上留下红色的斑点，仅此而已。

耀子穿着一件优雅的黑色礼服，露出纤细的肩膀，与丈夫一起走了出来。在圣扎卡里亚码头等船的时候，慎司若无其事地抚摸她的肩。耀子回过头去，只见他厚厚的唇

角向上扬起，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两人混杂在许多游客当中，站在汽船的甲板上，沿着运河逆流而上。

西方低垂的天空已经被染成了暗橙色，夜色一点点地渗透出来。奇怪的是，东方的天空依然明亮，辨不出是蓝色还是绿色。耀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运河的水面，感到稍微有些不如意。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忍不住，便从包里拿出化妆镜，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轻轻地补了一下口红。

“那颜色……”旁边的慎司还未说完，耀子便回了一句“你别管”，打断了他的话。然后，两个人都不再说话。

另外一对夫妇正在圣托马码头等着他们。

丈夫德史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和一条藏青色的休闲裤，两手插进屁股后面的布兜里。妻子芙祐子为了掩饰圆乎乎的身材，穿着一件宽松的浅蓝色纯棉连衣裙。头发垂到胸口，一根细细的发箍别住额发，露出额上的美人尖，额头上洋溢着迎接友人的喜悦与善意。她把手腕轻轻地搭在丈夫背在身后的粗壮胳膊上。每当有汽船靠近码头，她便把手缩回去。

就这样，在他们目送了几艘汽船远去之后，终于在这次靠近码头的一艘汽船的甲板上找到了榊家夫妇的身影。

“来了！”

两人和往常一样，衣着高雅大方，没有丝毫瑕疵。他

们在远处看到德史夫妇后，也没有表现出喜笑颜开的样子，只是冲他们微微点头致意。

“那两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啊。”

德史将脸贴在妻子耳边，小声说道。他的语气中含着一点点戏谑的意味。芙祐子笨笨地努起嘴来，默默地责备丈夫。

即便混杂在大块头欧美人的嘈杂人群中，他们的身影也不会被淹没。耀子个子高挑，足有一米七五，但是慎司看起来比她要矮一头。在船上的其他人眼中，或许他们就像从马戏团逃出来的美女驯兽师和小丑。即便从岸上往船上看，这对形成鲜明对比的东方夫妇也格外显眼。他们没有表现出一点慌张的样子，慢条斯理地下了船，走到朋友身边。

“哎呀，让二位久等……”

四人视线交错。再次相会的寒暄湮没在水手的哨声里。

慎司在最前面，走在通往餐厅的小路上。几天前他便打国际电话订了四人的位置。耀子和芙祐子并排走在其后。德史走在最后面。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说了些旅途劳顿之类的话，芙祐子便开始说起她个人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用那种没有经验的旅行者常用的口吻，有些傲慢，几分批判，却又掩饰不住内心跃动的兴奋。在慎司的带领下，走了大约十分钟，四人来到他预订的那家餐厅。一个

胖乎乎的服务生把他们带到院子里的一张餐桌上。上方有一个葡萄架，枝蔓从四处垂下来。“这家餐厅真棒。”耀子用指尖弹了一下葡萄蔓，说道。

四人打开香槟，先干了一杯，然后开始商量今晚的菜单。慎司提出建议，耀子问了一下各人的喜好，最后锁定了几个候选，然后对芙祐子说：“芙祐子小姐，你看点哪个？”之所以让芙祐子决定，或许是因为在这张桌子上的四人当中数她年龄最小。因此，她也无法拒绝这个选择权。稍微懂点意大利语的耀子把服务生叫过来，点了餐。然后，服务生陆续将前菜烤扇贝、主菜墨鱼汁意大利面和鸭肉端了上来。最后，两位女士又点了冰淇淋蛋糕。喝完咖啡之后，他们结束了晚餐。

慎司按住小谷夫妇，自己结了账。

四人乘坐汽船，在昏暗的运河上漂流。吹过甲板的风，有一种干药草的味道。在运河沿岸白色街灯的照射下，高贵典雅的建筑群沉默不言，为餐后的时光增添了几分惬意。

他们下了船，沿着通往酒店的沿海路往回走。海浪超过水位线，无声无息地冲了上来，打湿了耀子的凉鞋。

“真讨厌，海水竟然冲到了这里……”

她就像摇铃铛似的，微微晃了晃被海水弄湿的脚尖，回头笑了。

“明天怎么安排？”

芙祐子躺在大床的左侧，问德史。他们在这个整洁干净的小房间里，像往常一样按照固定的程序草草地做了爱，然后伸开慵懒的四肢，胡乱躺在床上。

“慎司先生会给我们做向导吧。”

“全都交给人家，这样合适吗？”

“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

“那我们要再去一次圣马可大教堂吗？”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们找个地方喝喝茶也行啊。”

“什么呀，正好相反。我想再去一次。那里很漂亮啊。”

“那就去吧。”

原本趴在床上的德史坐起身来，将枕头放回原来的位置，仰面躺下。

“午饭怎么办？晚饭呢？”

“都要一起吃吧。”

“还像今天这样让人家请客，多不好啊。”

“那不会了，明天我们请。”

“是啊，那当然……可是，我们要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待到晚上吗？”

“那是自然啦。”

“直到回去，每天都……”

“是啊，谁知道呢。”

“看他们的安排了。”

“是这样。”

“我是没有意见啦。还给我们订了这么好的酒店……喂，你说，他们俩现在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也在……”

芙祐子趴在德史的身上，凑近他的脸。他五官匀称，肌肉结实，完全看不出已经三十好几了，迷人的眼角总是对她表现出温暖的诚意。德史捏了捏她柔软的脸颊，把她逗笑了。

稍许，短暂的沉默之后，两人都倦意袭来，蜷起身子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两对夫妇在一楼的餐厅见面。

昨天刚刚抵达的榊家夫妇先行一步来到这里，坐在窗边的座位上。耀子穿着一件立领笔挺且有质感的白色衬衣，身上没有戴任何饰品。敞开的胸口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光润妩媚。坐在对面的丈夫慎司也打扮得干净利落。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网球衫，白色的裤子，连袜子也都是白色的。简直就像一直等待的有缘人。芙祐子在看到他们第一眼的时候便这样想道。在她的眼中，这两人一点都不着急，那么从容自然，只是在优雅地等待着……

“早安！”

芙祐子打了声招呼，耀子发现了她。慎司也回过头来，脸上浮现出微笑。看到这对优雅的夫妇这么亲切和蔼地看着自己，芙祐子便得意起来，一大早就心情大好。她

走过去站在桌子旁边，耀子立即用一种逗小孩子的口吻说道：

“哎，真被你昨天说着了。一大早就这么热，接下来可怎么办啊。”

“就是啊！昨天一天也是这样。白天真是太热了。如果中间不停下来休息两三次，真有可能晕倒在路边。对吧？”

芙祐子抬头征询丈夫的意见。但是，德史却眼巴巴地看着取餐台，似乎等不及了。他肚子饿了。芙祐子马上明白了，用身体推了一下他，让他去取餐，自己在榊家夫妇旁边坐了下来。

“昨天一天吃了四个冰淇淋。我真的受不了热。”

“哎呀，我倒是很喜欢炎热的天气，也不讨厌潮湿。”

“不讨厌出汗吗？”

“也倒不讨厌。因为皮肤不会干燥啊。”

“耀子夫人，您的皮肤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喜欢潮湿啊。”

耀子笑道。坐在对面的慎司也笑了起来，就像伴奏似的。

“慎司先生，您呢？耐热吗？”

“哎呀，我不行，我更喜欢冬天。天气冷的话，多穿点衣服就行了，可是热的话，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脱衣服。我可是真受不了炎热的天气。”

“您说得太对了。冬天的话，我倒是能忍耐过去……”

三人闲聊的时候，德史已经端着盛满食物的盘子，挺直了腰板，迈着有力的大步朝这边走来。阳光明媚的表情，跟他那衬衫的蓝色一样灿烂。芙祐子看到他的样子，越发得意起来，恨不得马上扑进丈夫怀里。等德史落座，她说了一句“等服务员过来给我点一杯咖啡”，离开了桌子。

芙祐子与一个跟自己差不多高的欧洲少年并排站在取餐台前。少年长着一头美丽的金发，一双晶莹剔透的蓝眼睛。他一点点地朝旁边移动，紧紧地盯着餐台上的各种食物。切片面包、巧克力夹心大羊角面包、奶酪、果酱和黄油、火腿、香肠、烧蘑菇、煎蛋、炒蛋、带皮的新鲜水果……现在，他在一个透明的大钵前停了下来。球形的莫扎拉奶酪和圣女果漂浮在乳白色的液体上。他笨拙地拿起形状像蝌蚪一样的银色汤匙，从钵中捞出白色和红色的小球，盛到另外一只手上的盘子里。正如芙祐子所料，他失败了。乳白色的液体从扁平的盘子中洒出来，弄脏了粉红色的地毯。少年突然抬起头来，看着站在那里的芙祐子。——被人看见了。从头到尾都被人看见了。少年的皮肤眼看着涨红起来。少年脸上表现出来的表情既不是不好意思也不是惊慌失措。他是生气了。弄洒了呢，芙祐子突然冲他微笑了一下。但是，他却狠狠地瞪着她，简直就像是在说：“这么丢脸，都怪你！”一个好像是他母亲的女人

走过来，用一种芙祐子听不甚懂的语言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地毯上的污渍，大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她夺过儿子手中的盘子，夹起很多食物将盘子的剩余部分盛得满满的，然后快步回到座位上。儿子也跟在她后面离开了。

这对母子离开之后，芙祐子终于可以取餐了。但是，她的食欲已经明显减退。最后，她只用盘子盛了一汤匙炒蛋和一片薄薄的火腿。原本还想吃点什锦水果，但这时看到另外一个孩子像一颗白色手榴弹一样从房间的角落里冲了过来，便放弃了。回到餐桌上，咖啡还没有端上来。

耀子看着只盛了一点食物的盘子，问道：

“芙祐子，你就吃这么点儿？”

“没什么食欲……”

“是不是有些没精神？”

“哎？”

“其实，昨天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身体可能有些不舒服。”

“不，没有啦。我昨天和今天精神都很好啊。”

“是嘛……”

芙祐子见耀子用那种眼神盯着自己，突然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信心了。

“只是……是呢，如果非要说哪儿不舒服的话，可能是……昨天吃得太多，今天早晨有些胃胀……”

“是吗？可是昨天呢？我们聊天来着，还是……”

“昨天、昨天吗？嗯，是啊……为什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

“不用太顾虑我们，别太勉强自己。”

耀子涂着淡淡的珊瑚色口红的唇间稍微露出正方形的门牙，做出一副完美的笑脸。芙祐子看得入了神。过了一段时间，耀子突然低下头，开始翻看意大利文报纸。

芙祐子想问一下上面写了什么，却没有问出口。默默吃东西的德史慢慢地站起来，又走向了取餐台。刚才那个洒了汤汁的少年不长记性，又站在了那个钵前。但是，德史根本无视他，因为他实在太饿了。

芙祐子终于拿起沉甸甸的银色叉子。就在这个瞬间，正在翻看英文报纸的慎司幽默地说道：“Buon appetito.”^①芙祐子努力做出一副笑脸，只用叉子取了一点炒蛋放进嘴里。鸡蛋没有味道。她从桌边的架子上拿起盐罐，使劲摇晃。德史的脸上再次浮现出同样的喜悦，端着盛满食物的盘子回来了。芙祐子看着丈夫默默吃饭的样子，也终于恢复了食欲，决定吃点水果补充体力，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取餐台，发现刚才的那个少年正气势汹汹地站在什锦水果的餐钵前等她过来。

终于端上来的咖啡已经不热了，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四个人一起离开餐桌，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他们相

① 意大利语，“好好吃”、“祝你胃口大开”之意。

约一小时后在大厅集合。

“我被人说没精神了……”

芙祐子刷完牙之后，盯着卧室里镜台上的自己小声说道。德史躺在床上，他的下半身也同时映照在镜子当中。那么，他的上半身在做什么呢？他将两只胳膊抱在一起垫在脑后，双眼微闭。衬衣下面的腹部是平坦的。他就这样独自听着自己消化食物的声音。

“喂，阿德，耀子夫人说我没精神，你听到了吗？”

“啊？”

“耀子夫人说昨天吃饭的时候就看出我没精神了……”

“哪有的事啊。”

“我也说嘛！”

丈夫的回答给她带来了勇气。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自从这次旅行开始之后，她还从来没有感觉乏力。

“我和平常一样啊。一直都是这样，可是……难道耀子夫人以为我平常活力四射吗？”

“这……可能在餐厅里面和外面看起来感觉会不一样吧。”

“嗯，阿德你也一样……”

德史突然感到胃部不舒服。他低声呻吟了一声，侧过身去，感到一股黏糊糊的东西朝着身体下部的另一个侧面移动过去。